

初冬遐思

□淮南第三中学 顾正龙

走在朔风渐起、略显萧瑟的水泥路上，满眼是高大的树木。城里的树是雕像，粘附在身上的叶子就如同它们的孩子。从点点萌芽衍生成抹抹绿意，习惯了呵护，也经历了大自然的风吹日晒和雨水的侵袭。

到了季节更替时节，它们便扭动着丰腴的腰肢，飘飘洒洒地舞动在母亲的周围。舐犊情深的树妈妈伸直了胳膊想要挽留孩子留恋的脚步，却抓不住它们迅捷的身子……

树，何其卑微，为了生存而苦苦挣扎，布满瘢节沧桑粗糙的树皮，干裂坚硬的树干，潇洒硬朗的枝条，在寒冷北风的抽打下，它们挺拔健壮的身躯，昂然挺立，勇敢接受艰难和挑战，尽显巍峨与刚毅。有些枝条被人为地盖上了物品，见不到丝毫阳光；树皮又被刻上了某些成长中荒唐的印记或是海誓山盟的诺言。它们皱一皱眉，任凭伤口慢慢地愈合，继而不失昂扬地笑了，用虬枝铁干诠释生存的意义。

日渐西斜，已至黄昏，院子里枯枝上不断穿梭着几只瘦麻雀，以及蹦蹦跳跳在围墙上的同类，忽然觉得眼前的景致空落落的，满眼都是颓败的灰。此时，冷寂的田野正处于蛰伏阶段，田野中的树有一种凝重、沉静、古朴的味儿。它们的根扎在深层的土里，枝梢横斜交错，密密匝匝，呈现在灰色的背景下，冷静、凝重中透露着智慧与豁达。灰白的天幕此时成了画的背景，单纯而干净，疏影横斜的大片树枝，或者说树的上半个身子都呈现在这幅画布上，宁静而祥和。它们洗尽铅华，褪去盛装，坦诚展示着原始美和纯粹的真我。它们宁静不语，默默地守着这一方水土，庇护着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、努力劳作的人们。这一片土地，不会荒芜，因为有人在上面洒下汗水。

夜起的霜，蹑手蹑脚地降落到菜圃里，顺着青菜、菠菜和萝卜的叶脉钻进内核，织着晶莹的网，让节气之韵悄然渗至叶之肌理，藏起淡淡的甜味；霜打的韭菜，也格外的嫩、分外的香。这些与霜亲近的露地蔬菜，深知霜的好。就连躲在地窖里的红薯，也感受到了霜的润泽，暗暗地在体内收浆酿蜜。

新生的麦苗和油菜秧闪着油油的绿光，赶早的农人踩着田埂上霜色已重的枯草向集市赶去，走着走着，头发和眉毛上便结上了一层白霜，眨巴几下眼睛，便有薄霜轻化为细细的水滴悄然跌落。寒冷没有使生命受到挫折，冰冷的泥土地里有绿色的生命葳蕤地生长，昭示着生命力的顽强。

城南一角

□天长市城南小学 冯 勇/摄

父亲成了大学生

□宿松县松兹小学 何 晓

父亲是一位光荣的人民教师，从事小学教育近四十年。四十年来，父亲一直在家门口的小学教书，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热爱的教学岗位，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去临乡别镇工作或者生活。父亲无限感慨地告诉我：“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我可是始终守着营盘的兵哪！”

父亲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孩子成长，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，标准的“桃李满天下，绿野追唐裴”。如今，青丝换成白发，神采奕奕的小伙子熬成了退休在家的小老头，他却告诉我，虽然自己培养了不计其数的大学生，但退休后，越发觉得有些遗憾。

我好奇地问：“多少乡亲们一家两代、三代都是您的徒弟，出门哪个不是笑脸相迎，客气相待，您还有什么遗憾呢？”

“青胜于蓝固然好，可现在家里，你们兄弟姐妹都是上过大学的人，就我没上过大学，多可惜呀。”

父亲是中师生。那个年代，百业待兴，人才稀缺，经济社会建设急需各方面的人才。于是，让初中尖子生报考中师，就成了国家的权宜之计，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。父亲那一届，排名全乡前六名的应届学生才有资格报考师范。对于农村孩子来说，考上了师范就等于跳出了农门，就有了“铁饭碗”。原本可以上大学的父亲最终选择了师范，毕业后分配到小学教书，扎根农村教学一线，用爱滋润着孩子们的心田，累并幸福快乐着。

听了父亲的话，我不禁莞尔，但也没放在心上。

前不久，我接到父亲从老家打来的电话，刚一接通，就听见他爽朗的笑声：“报喜报喜，圆梦今朝，我要上大学了！”

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我有些蒙了，仔细询问，才明白其中原委。

原来，老年大学从县城开到了乡里。近年来，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，像父亲这样的

银发一族对老有所学、老有所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。为做好新形势下的老年工作，全面推进“老有所学”暖民心行动，更好地展示新时代老年人风貌，全县各乡镇老年学校陆续开班，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提供场所和资源，让老年人群体老有所学、老有所乐、老有所为。得益于这一暖心惠民之举，父亲居然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。退休先生上大学，不光只有在城市里能实现，乡镇老年居民在自家门口也能享受到这一福利，我仿佛看见父亲在电话那头兴奋地手舞足蹈。

不一会儿，父亲就从微信上发来了《课程表》。嘿，还别说，周一到周五，上午加下午，党史知识、健康教育、太极拳、广场舞、书法、戏曲、烹饪……学习课程齐全，教学资源丰富。这“百家讲坛”，可不就是大学生活嘛。

自从成了大学生，父亲时不时在朋友圈晒晒他的大学生活。看着他与一群老友吹拉弹唱、载歌载舞、其乐融融的样子，我也倍感欣慰。是啊，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。父亲的脸上哪有一丝皱纹？分明都是笑意啊。我坚信，父亲的老年生活一定会多姿多彩，他和伙伴们一定越活越年轻。

一棵冬日的白菜

□当涂县第二中学 曹 冰

俗话说：“小雪腌菜，大雪腌肉。”汪曾祺先生也曾写道：“看见飘雪了，我就知道：今天中午是咸菜汤！”对许多人来说，冬日的味道，往往从腌白菜开始的。腌白菜最适宜的时间是小雪节气前后，所以，小雪节气的白菜最好卖。

小雪的那天早晨，地面上铺着薄薄的霜。我严严实实地戴着帽子、口罩、手套，骑车去单位。一样的梧桐，一样的街道，路边一排排整齐的早点摊一样地升腾起团团热气，在冬风的吹拂下更加飘逸绵长……

小笼包出笼层层旋转着云样的雾气，馄饨碗里漂浮着翠绿的葱末，豆腐脑中点缀些晶亮的酱油，大肉面上加了几筷子新腌制好的香脆的白菜……

摊主们也不吆喝，面带微笑，各自程序性地忙着自己的活。每个摊点都坐满了食客，上班的，上学的，遛弯的……走了一茬又来一茬，微信一扫，心满意足地各自带着江南小城独特的味道，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、学习……

这是我上班必经的一条路径，划定的早点地摊区域。集中了千年古县当涂县城几乎所有传统的老字号早点：当涂大肉面、和合大肉包、薛津馄饨、老城关蛋炒饭、老东风汤包、老菜场油条、老奶奶麻辣烫、二条巷豆腐脑、提署路烧饼……应有尽有。我几乎每天清晨轮转着一家一家吃，和每一位摊主都熟悉成家人一样，吃多少量，什么口味，坐什么位子，不用吱声，安排得妥妥当当。如果有几天连续没去，下次一见面，都会问“这几天出差了吧”。我也早已习惯浸润着这熟悉又温馨的人间烟火，仿佛自己早已化为腾腾热气中的一缕。

吃完一碗热腾腾微辣的覆盖新腌制好白菜的大肉面，骑车去单位。就在习以为常固化的摊点末尾处，我发现今天多了一个灰墩墩的身影，像寒风中的一块磐石。我所到的路口正好是红灯，就停车注视了一会。那是一个中年大叔，和我年纪相仿。他披着一件棕色的棉大衣，戴着一顶旧了的黑皮帽，身旁停了一辆较大的蓝色电动三轮车。一副小县城农民工的标配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。如果此时他混入人群中，你是一眼无法找到他的。他的三轮车上全是用金黄色稻草捆着的一捆捆大白菜，一排排整整齐齐一捆靠一捆码着，有一人多高。他也不吆喝，弯腰整理好台秤，又拿出一尺见方贴着“支付宝”和“微信”二维码的包装盒纸牌，纸牌上还粗拙有力地写着三行字“小雪白菜——自家种的”“一捆5斤”“3元一斤”，好像在提醒路人，这是价格优惠品质最好的白菜，千万不要错过。

我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课本上中年闰土的模样，与眼前这个中年大叔重合起来，但不同的是，中年大叔眼角的细纹里没有中年闰土的愁苦，总是蕴着富足的浅笑。来来往往的人陆陆续续围了过来，买中年大叔的白菜。中年大叔开始忙碌起来，长满厚厚茧子开着裂的手拎着一捆捆白菜上下穿梭……你一捆，他两捆……“叮咚”“叮咚”……手机扫码的声音不绝于耳……

绿灯亮了，我过了马路。在骑向单位的路上，我回味刚才的情景。中年大叔开裂粗糙的手和翠嫩玉青的白菜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，但这种反差却没有让我感到不适，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心的可爱。他是用辛苦的劳动生产出新嫩的白菜，一方面自己获得了收入，另一方面又满足了他人的需求，完成着自己和他人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愿望。同时，也创造着美。那一棵白菜都结着微霜，菜帮子是纯洁的白，一瓣瓣交叠包裹，纹理细腻又饱满多汁。菜叶子是晶莹的青，一片片覆盖微张，脉络清晰又柔嫩玉青。那微霜，那白，那青，想必只有宫廷里水墨丹青的高手才能画得出，故宫的“翡翠白菜”也应来自这田间地头吧。创造旷世之

美的艺术家的手，和眼前种出一捆捆翠绿白菜的中年大叔开裂粗糙的手，应该属于同一个“手模”吧。

许多人可能都希望自己是万人瞩目的一道七彩祥云，但你是否尝试想过，你也可以是那田间地头的一棵白菜。白菜好栽，好活，又高产，普普通通，青青白白。那冬日里一车翠嫩的白菜不正是那个中年大叔，乃至我们千千万万劳动者的普普通通、清清白白人生的写照吗？

白布展石矶，炊烟袅袅起，在岁月的烟火中，甘心做一棵冬日的白菜，流淌着清平而美丽的歌。

## 清欢

□舒城县城关第二幼儿园 黄海清

受父亲影响，一直喜欢花草。新居装修时，南阳台没有按照惯例修砌水池，只在一个角落放了两张褐色藤椅和一个茶几，其余地方全部养花。

非洲茉莉已经一大簇了，散发出淡淡清香；常青藤发出细细的新叶，密密麻麻，很快就会郁郁起来；绿萝顽强地过了冬天，它伸出的枝桠盘在盆里，又抽出嫩绿的鼓鼓的小芽；对兰已经打了花苞；贴梗海棠刚刚开过花……整个阳台郁郁葱葱，有着花木独特的清新气息。一阵风来，檐角悬挂的风铃，发出叮当声响，春天摇晃着就涌进来了。

夜深时，小区很安静。在藤椅上清坐着，翻翻闲书，疲惫的身心一下放松许多。新买了《西湖梦寻》《聊斋志异》，三联书店和中华书局出版的。厚厚的有韧性的纸质书，掂在手里沉甸甸的。一卷在手，便觉身在世外，成为桃源中人。

年岁逐增，更懒得热闹。偶尔与要好的朋友去喝茶或咖啡，在临窗的位子坐下，有时一大壶雪梨炖桂花；有时一杯舒城小兰花茶；有时一杯拿铁或爱尔兰。甚至不聊天，只相对而坐，便觉得美好。

对无聊的饭局一直心生抗拒，总觉得自己选择的聚会才是有意义的。要好的朋友，熟悉的口味，无拘束地聊天。兴致起了可以小酌、畅饮、大快朵颐。去云南我们曾席地而坐，在矮桌子边，用手拿着大块的猪蹄大口啃着，不用顾忌淑女形象；在贵州路边小棚里吃现烤的江团鱼，用简陋的玻璃杯喝白酒；在希拉穆仁，手抓的烤羊肉，略微有些膻味的奶茶、青稞酒，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围着篝火尽情地舞蹈。美妙的食物总是和美妙的景色、有趣的人相关的。

朋友从湖南回来，给我带了一瓶衡山腐乳。褐色陶罐，揭开盖子尝尝，辣味的，用茶油浸泡着，吃一口风味独特。有时周末会有好友送些自己做的粽子、蒿子粑粑。她们喜欢来我的阳台小坐，我们边品茶边无拘束地聊天，光阴就这样溜走了。虚度光阴是美妙的事，“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”。

春渐渐深了，小区里的杜鹃、茶花，大朵大朵的明艳慢慢褪去。竹子又高了一截。推窗一地深红色，教人莫名心生叹息……

想想看，明年又会满枝桠碧绿。看着窗外，天空一下子明亮起来，窗前绿意，便是清欢。